

7-2016

《朴通事諺解》及其所引《西遊記》新探

Jianguo PAN
北京大學中文系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ljcs_new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參考書目格式 Recommended Citation

潘建國 (2016)。《朴通事諺解》及其所引《西遊記》新探。《嶺南學報》，第六輯，頁211-229。檢自 http://commons.ln.edu.hk/ljcs_new/vol6/iss1/10

This 小說、戲曲及文化 Chinese Fiction, Drama and Cultur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朴通事諺解》及其所引《西遊記》新探

潘建國

【摘要】在《西遊記》成書史研究中，研究者經常使用到朝鮮漢語會話書《朴通事諺解》所引資料，但是，對於該文獻的年代層次缺少必要的考證，並往往將其正文和注文所引《西遊記》混為一書不加區分。本文利用中韓漢語史研究成果，論定《朴通事諺解》正文雖經詞彙和語法層面的修訂，然其所引《西遊記》仍可視作元代文本予以採信；其注文則源自朝鮮中宗十二年（明正德十二年，1517）左右成書的《老朴集覽》，注文所引《西遊記》並非元代文本，而是一部明代早期的“舊本”。論文進而分別對元本和舊本《西遊記》的文貌，進行了初步的探考，揭示它們與百回本之間的學術關係，指出百回本《西遊記》雖建立在一個相當成熟的舊本基礎上，但即便是對於相同的故事情節，它也作出了更為細緻豐富和更具文學性的刪改增飾，因此，並不能據此而質疑甚至否定百回本《西遊記》編訂者的藝術貢獻。

【關鍵詞】漢語會話書 《朴通事諺解》 《老朴集覽》 舊本《西遊記》 百回本《西遊記》 小說成書史

古代朝鮮半島的漢語會話書《朴通事諺解》，其正文和注文多處引及中國小說《西遊記》的資料，由於《朴通事》與另一種漢語會話書《老乞大》的成書時間，均被考訂為高麗朝（918—1392）晚期（相當於中國元末）^①，且

① 參閱朱德熙：《〈老乞大諺解〉、〈朴通事諺解〉書後》，載《北京大學學報》1958年第2期；〔日〕入矢高義：《〈朴通事諺解老乞大諺解詞彙索引〉序》，收入日本陶山信男編著該索引卷（轉下頁）

《朴通事諺解》卷下正文又有“我兩個部前買文書去來”、“買甚麼文書去”、“買《趙太祖飛龍傳》、《唐三藏西遊記》去”、“買時買‘四書六經’也好,既讀孔聖之書,必達周公之理。要怎麼那一等平話”諸語,故海內外小說研究者多將該書引錄的《西遊記》視為元代文本,或直接命名為平話本《西遊記》^①,甚至因之質疑百回本《西遊記》的藝術創作成就^②。需要指出的是,大部分小說學者在使用《朴通事諺解》之時,多存在兩個問題:一是對於《朴通事諺解》及其正文、注文的年代層次,缺乏必要的交代和考辨;二是將《朴通事諺解》正文、注文引錄的《西遊記》視為一書,不加區分^③。造成上述問題的原因,或在於小說學者未能及時、充分地利用古代朝鮮漢語會話書文獻和東亞漢語史的學術成果。

2005 年中華書局出版了漢語學者汪維輝主編的《朝鮮時代漢語教科書叢刊》,集中影印了包括《原本老乞大》、《老乞大諺解》、《老乞大集覽》、《朴通事諺解》等書在內的 10 種漢語會話書,這不僅推動了東亞漢語史的研究,也為國內小說學者重新檢討《朴通事諺解》的資料性質及其對《西遊記》成書研究的學術價值,提供了一個契機。譬如石昌渝《〈朴通事諺解〉與〈西遊記〉形成史問題》(2007)^④一文,就曾利用汪維輝編刊的資料,認為《朴通

(接上頁)首,采華書林,1973 年版;〔韓〕鄭光、梁伍鎮、南權熙合撰:《原本老乞大解題》,收入《原本老乞大》影印本卷首,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2 年版;〔韓〕李泰洙:《〈老乞大〉四種版本語言研究》,第二章第二節“古本《老乞大》時代考辨”,北京:語文出版社,2003 年版,第 11—21 頁;汪維輝《〈朴通事〉的成書年代及相關問題》,載《中國語文》2006 年第 3 期。

① 曹炳建《〈西遊記〉版本源流考》第二章第三節“元代的平話本《西遊記》”,將《永樂大典》、《朴通事諺解》、《迎神賽社禮節傳簿四十曲官調》以及《銷釋真空寶卷》四書引及的《西遊記》文字,列為元代平話本。其中“朝鮮古代漢語教科書《朴通事諺解》中載有關於平話本《西遊記》的八條注文和‘車遲國鬪聖’一段故事,我們稱這個版本為諺解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 53—55 頁。

② 黃永年《黃周星定本西遊證道書》點校“前言”,在分析了《朴通事諺解》正文(兩處)和小注(七條)引錄的《西遊記》資料之後,云:“所有這些,都說明這部元末明初的《西遊記》小說已十分近似後來的百回本,百回本只是以它為底本重新調整充實加工改寫而成。過去認為百回本處於某個人的憑空創作,並把創作者捧得如何高明如何偉大的傳統觀點,看來需要改變。”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版,第 7 頁。

③ 譬如〔日〕磯部彰:《元本〈西遊記〉中孫行者的形成——從猴行者到孫行者》(中文版),收入《中國古典小說戲曲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版,第 301—327 頁;磯部彰《〈西遊記〉形成史研究》第五章,仍將《朴通事諺解》正文及《老朴集覽》注文所引《西遊記》合稱“朴本”,列為元本《西遊記》形態之一,創文社 1993 年版,第 145—180 頁;徐朔方:《論〈西遊記〉的成書》,收入其《小說考信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版),第 324 頁;曹炳建,《〈西遊記〉版本源流考》,第二章第三節“元代的平話本《西遊記》”,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 53—55 頁。

④ 石昌渝文載《山西大學學報》2007 年第 3 期。

事諺解》今存本爲康熙十六年(1677)刊本,曾經明清兩代朝鮮文人多次修訂,已非元代文獻原貌,其所引《西遊記》自然也不能視作元代小說,至少還需進行考證。他的質疑是否合理,需要進行相應的學術檢討。值得肯定的是,石昌渝敏銳地指出:應將《朴通事諺解》之“正文和雙行夾注區別開來”,把注釋“和正文混爲一談,認爲他們和正文都是元末的文本,顯然是不正確的。這些注釋也可能引用了元代《西遊記》平話的內容,但必須加以考證,不能指它就是元人在說元事”,可惜未及作出進一步的探考。

總之,目前學術界關於《朴通事諺解》及其所引《西遊記》研究,仍存在不少似是而非、模糊不清的學術問題,諸如《朴通事諺解》正文究竟是否可以作爲元代文獻採信?其注文是否摻入了清初朝鮮文人的增益文字?《朴通事諺解》正文注文所引《西遊記》是否爲同一書?如果不是的話,它們各自徵引的又是一部什麼樣的《西遊記》?凡此種種,皆有必要重新加以梳理和探考。

一、《朴通事諺解》正文、注文的史源及年代

根據中韓學者的研究,漢語會話書《朴通事》約編撰於高麗晚期(即中國元末)。其名首載於朝鮮李朝《世宗實錄》五年(明永樂二十一年,1423)六月:“禮曹據司譯院牒呈啓:《老乞大》、《朴通事》、《前後漢》、《直解孝經》等書,緣無板本,讀者傳寫誦習,請令鑄字所印出。從之。”十六年(明宣德九年,1434)六月載:“頒鑄字所印《老乞大》、《朴通事》於承文院、司譯院。”據此可知:《朴通事》久爲朝鮮文人“傳寫誦習”,至晚於1434年推出印本,惜未見存世。

至朝鮮中宗時期,語言學家崔世珍(1473?—1542)對《朴通事》、《老乞大》兩書進行了諺解和釋義,編就《翻譯老乞大》、《翻譯朴通事》和《老朴集覽》諸書^①。《翻譯朴通事》存世有朝鮮活字印本,1974年由韓國大提閣影

^① 《老朴集覽·凡例》第一條有“詳見《反譯凡例》”一句,此《反譯凡例》即指《翻譯老乞大朴通事凡例》;但《翻譯朴通事》卷上第一則對話中談及六道湯名,自第二道“金銀豆腐湯”至第六道“鵝脆芙蓉湯”,皆有漢文雙行小字簡注:“湯名,制法未詳。一說見《集覽》。”查檢《朴通事集覽》卷上,此六道湯名均有詳細注釋。這種互相稱引的現象,表明崔世珍當年對於《老乞大》、《朴通事》的諺解釋義工作,可能是同步進行的。

印出版,可惜僅存卷上,述及《西遊記》的兩則對話正文,恰好在已佚之卷下,殊為遺憾。《老朴集覽》包括《朴通事集覽》、《老乞大集覽》、《單字解》、《累字解》等四個部分,存世有韓國東國大學圖書館藏朝鮮活字本,1966年由韓國學者李丙疇影印出版。《翻譯老乞大》、《翻譯朴通事》和《老朴集覽》存世版本均無刊記,然據崔世珍所撰《〈四聲通解〉序》(此書刊刻於中宗十二年,即明正德十二年,1517),提及自己為《老乞大》、《朴通事》兩書“諺解音義”,並將“書中古語哀成《輯覽》,陳乞刊行,人便閱習”之事,審其語氣,則此三書的編刊時間當亦在1517年前後。壬辰(1592)倭亂後,《老朴集覽》傳世罕見。朝鮮李朝顯宗時期(1660—1674)文人邊遲、朴世華等利用搜集到的舊本《老朴集覽》,將其中的《朴通事集覽》文字,分拆插入到《朴通事》正文相應詞條之下,重編為《朴通事諺解》三卷,並於肅宗三年(即康熙十六年,1677)刊行問世。此即目前所見最早版本的《朴通事》完整正文。

以上,我們簡略梳理了《朴通事》從元末編撰成書、歷經明清兩代修訂、諺解、釋義並最終重編為《朴通事諺解》的過程。由於《朴通事諺解》的編刊時間(1677)已遲至百回本《西遊記》盛傳的清初康熙時期,其引錄的《西遊記》資料能否作為研究該小說早期文本生成的有效文獻呢?下文擬從正文和注文兩個方面,略加申述。

1. 關於《朴通事諺解》之正文。

如前所述,目前存世的《朴通事》正文有兩個版本,一是崔世珍的《翻譯朴通事》(1517年之前)卷上,另一是邊遲、朴世華等人的《朴通事諺解》(1677)卷上中下,比對兩個版本共存的卷上,正文凡39則會話,除個別字詞差異之外,其它全部相同;另一部會話書《老乞大》的情況也是如此,韓國學者李泰洙比勘了《翻譯老乞大》與《老乞大諺解》的正文,發現兩者“幾乎完全相同,只有一些字體上的差異”^①,可為旁證。據此推斷:《翻譯朴通事》與《朴通事諺解》正文三卷應基本相同,至多有少量字詞差異。

那麼,崔世珍《翻譯朴通事》正文是否保留了元末《朴通事》文貌?這是問題的關鍵。由於原本《朴通事》尚未發現,無法進行直接比對。但值得慶幸的是,1998年韓國學者南權熙在大邱私人藏書中發現了原本(或稱“古

^① 參閱〔韓〕李泰洙:《〈老乞大〉四種版本語言研究》,第二章第一節“《老乞大》版本源流”,北京:語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8—9頁。

本”)《老乞大》，該書之版式、紙張、書體，均與泥山本《三國遺事》(刊行於1395年)和刊行於朝鮮太宗年間(1400—1418)的《鄉藥濟生集成方》幾乎相同，據此推定原本《老乞大》約刊行於朝鮮太祖(1392—1398)至太宗(1400—1418)年間，相當於中國明初^①。韓國學者鄭光、梁伍鎮、李泰洙等人先後仔細比勘了原本《老乞大》與崔世珍《翻譯老乞大》的文字，發現兩者差異頗多。而正是這一點，引起了中國小說研究者對《朴通事諺解》文本年代的質疑，譬如上引石昌渝論文認為：“1998年原刊《老乞大》在韓國被發現，這使人們眼界大開，真正的元代漢語原來是這個樣子，與《老乞大諺解》竟有如此之大的差異。隨著研究的深入，歷史漸漸清晰起來。《朴通事諺解》和《老乞大諺解》是對元代成書的祖本作過很大修改後的本子，這種修改反映了漢語在三四百年間的變遷，也反映了中國社會生活在三四百年間的變化。把朝鮮顯宗時期(相當於中國康熙年間)修訂的《朴通事諺解》不加分辨地當作元代文本，顯然是不合適的。”“《朴通事諺解》不是高麗時代(大約在元末)的文本，它經過了朝鮮時代(大約相當於明代和清代)人的修訂。而修訂的那個時段正是百回本《西遊記》熱銷於世、影響巨大的時期，不能不考慮這個文本摻進了讀過百回本《西遊記》的人的文字之可能。”筆者認為：此說實際上尚可商榷。

《老乞大》和《朴通事》是兩部漢語口語教科書，這一性質要求它必須隨著時間推移而作出適應性的修訂，否則就跟不上口語的發展變化。朝鮮《成宗實錄》明確記載過兩次修訂，一次為十一年(明成化十六年，1480)十月十九日：

御書講。侍讀官李昌臣啓曰：“前者承命，質正漢語於頭目戴敬，敬見《老乞大》、《朴通事》，曰：‘此乃元朝時語也，與今華語頓異，多有未解處。’即以時語改數節，皆可解讀。請令能漢語者盡改之……”上曰：“其速刊行。且選其能漢語者，刪改《老乞大》、《朴通事》。”

另一次是成宗十四年(1483)，再次命葛貴等人校正《老乞大》、《朴通事》，

①〔韓〕南權熙《朝鮮初期刊行的漢文本〈老乞大〉研究》，1998年3月發表於韓國西江大學校書志學會。此處轉錄自〔韓〕李泰洙：《〈老乞大〉四種版本語言研究》，第二章第一節“《老乞大》版本源流”之“古本《老乞大》的發現”，第9頁。

之後大概還有多次修訂。目前所見原本《老乞大》與《翻譯老乞大》、《老乞大諺解》之間的文字差異,正是歷次修訂的結果。

但是,漢語口語教科書的性質,同時也決定了其修訂工作的重心乃在於詞彙和語法。韓國學者曾從“名詞”、“代詞”、“動詞”、“形容詞”、“副詞”、“介詞”、“後置詞”、“助詞”、“詞序變化”等方面,詳細列舉了原本《老乞大》與《翻譯老乞大》的差異^①,譬如原本用方位詞“壁”,翻譯改爲“邊”;原本用名詞復數“每”,翻譯改爲“們”;原本用人稱代詞“俺”、“恁”,翻譯改爲“我”、“你”;原本用句尾詞“者”,翻譯改爲“着”;原本用動詞“覷”,翻譯改爲“看”;原本用副詞“猶自”,翻譯改爲“還”;原本用介詞“投”,翻譯改爲“往”;原本用終助詞“也者”,翻譯改爲“了”;原本用量詞“盞”,翻譯改爲“杯”;原本賓語倒置作“咱每爲父母心盡了,不曾落後”,翻譯改爲“咱們盡了爲父母的心,不曾落後”,等等。這些基於詞彙和語法層面的差異,佔據了兩書文字差異的絕大部分,它們十分清楚地表明:原本《老乞大》較好保留了元代後期北京話的特點,而《老乞大諺解》則體現了變化後的明代口語習慣。此外,兩書對於若干專有名詞的表達,也存在一定差異,譬如原本用“大都”,翻譯改爲“北京”(或“京”、“京城”、“京都”);原本用“順承門”,翻譯改爲“順城門”;原本用“東京城”(或“遼陽城”),翻譯改爲“遼東城”;原本用“中統鈔”,翻譯改爲“白銀”、“官銀”,等等,此乃元明社會生活(如行政地理、城市建築、貨幣形式等)變化在語言中的具體反映。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對於其它那些不隨時間推移而發生變化的文字,諸如數字、顏色詞、草木鳥獸之名以及歷史人物、歷史事件等客觀內容,原本《老乞大》與《翻譯老乞大》均保持一致。因此,倘若不能充分認識到《老乞大》、《朴通事》作爲口語教科書的文本流播特性,只是根據若干詞語的時代特徵^②,便不加區分地懷疑整部《翻譯老乞大》、《老乞大諺解》或《翻譯朴通事》、《朴通事諺解》正文的成書年代,這是以偏概全、有失偏頗的。

《朴通事》與《老乞大》成書時間相近,它們在朝鮮時代的文獻記載中往

① 參閱〔韓〕鄭光、梁伍鎮、南權熙合撰:《原本老乞大解題》,收入《原本老乞大》影印本卷首,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2年版。

② 譬如熊篤《論楊景賢〈西遊記〉雜劇——兼說〈朴通事諺解〉所引〈西遊記平話〉非元代產物》,根據《朴通事諺解》正文中有“順天府”一詞,而順天府是明永樂遷都北京後才開始使用的名稱,“這就足以證明《朴通事諺解》正文部分並非刊於元代,其所引的《平話》‘車遲國鬪聖’,也就不一定是元代的產物”。文載《重慶師範學院學報》1986年第4期。

往相提並舉，如影相隨。至朝鮮中宗時期，崔世珍不僅同時將兩書諺解釋義，還選取了兩書中的部分常用字詞，編訂了詞彙集《單字解》和《累字解》。《單字解》中出現了“古本”、“舊本”與“今本”對稱的例證，表明崔世珍當年曾經獲得過《朴通事》、《老乞大》的古老版本，並將它們作為自己的工作底本。1998年韓國發現的原本《老乞大》，蓋即崔氏《單字解》所云舊本《老乞大》（至少與其同屬一個系統），可惜另一部原本《朴通事》迄未發現。不過，按照兩書的密切關係推想，這部原本《朴通事》與現存《翻譯朴通事》、《朴通事諺解》之間的文字差異情況，應當與上文論述的原本《老乞大》與《翻譯老乞大》、《老乞大諺解》的文字差異情況相類似。

綜上可以得出結論：編刊於朝鮮肅宗三年（清康熙十六年，1677）的《朴通事諺解》，其文本歷經多次修訂，允與元末原本《朴通事》存在差異，但參考《老乞大》的情況，可知這些差異主要集中在詞彙語法層面以及若干反映社會生活變化的專用名詞，其它文字則多保持不變。因此，《朴通事諺解》卷下所錄談及中國小說《西遊記》的兩則會話正文，尤其是其中關於小說情節人物等客觀內容的部分，並非語言修訂的對象，應當保留著《朴通事》成書之初的文貌，仍可作為元末文獻採信。

2. 關於《朴通事諺解》之注文。

《朴通事諺解》（1677）的注文部分，乃由朝鮮顯宗時期文人邊暹、朴世華等將《老朴集覽》之《朴通事集覽》分拆插入正文相應詞條之下而成。那麼，其中會否摻入若干邊、朴等人的增補文字呢？語言學家朱德熙曾懷疑：“《朴通事諺解》的漢文注釋除採用崔氏《朴通事集覽》外，邊暹、朴世華等恐怕也有所增益。”^①朱先生的這一觀點，對後世研究者頗多影響。由於《朴通事諺解》卷下有八條關於《西遊記》的注文，而且比較詳細，它們可能是由讀過百回本《西遊記》的清初朝鮮文人“增益”的嫌疑就更大了。

實際上，這個問題並不難解決。因為1966年韓國學者李丙疇影印出版了朝鮮活字本《老朴集覽》原本，其中《朴通事集覽》卷下有“唐三藏法師”、“西天取經去”、“刁蹶”、“燒金子道人”、“西遊記”、“孫行者”、“金頭揭地銀頭揭地波羅僧揭地”、“二郎爺爺”八個詞條，下有繁簡不一的注釋，並引及《西遊記》小說內容。筆者將其與《朴通事諺解》相應注文逐一比勘，除個別字體差異（譬如“恠”與“怪”、“因”與“囧”、“裝”與“奘”、“俱”與“具”）

① 參閱朱德熙：《〈老乞大諺解〉、〈朴通事諺解〉書後》，載《北京大學學報》1958年第2期。

外,餘皆完全相同。不僅如此,韓國學者金裕範還曾將《朴通事集覽》與《朴通事諺解》注文進行了系統比勘,結果發現兩者大部分一致,只有漢字的正異體或正俗體上存在差異,或在一些部分出現標題的順序的不一致^①。可見邊、朴等人在重編《朴通事諺解》時並未隨意增益文字。

耐人尋味的是:朱德熙先生1958年撰寫論文時,使用的《朴通事諺解》為1943年朝鮮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奎章閣叢書》(第八種)影印本,該書附有《老乞大集覽》和《單字解》,朱先生發現《朴通事諺解》的注釋文字,分量遠超過《老乞大集覽》,兼之當時還沒有發現《老朴集覽》原書,遂疑心邊、朴等人有所增益,也在情理之中。至1966年,《老朴集覽》原書在韓國影印出版,此“增益”疑慮本來可得消解,然因中韓兩國學術交流的滯塞,《老朴集覽》竟久未為中國學者,尤其是小說研究者所知^②。2005年汪維輝編印《朝鮮時代漢語教科書叢刊》,不知何故也遺漏了此書,再次錯過了釋疑的機會,直至今日,《老朴集覽》仍未在中國影印出版,這是頗為令人遺憾的。

《老朴集覽》編刊於1517年(明正德十二年)前後,遠早於目前所見明萬曆世德堂刊行百回本《西遊記》的時間。因此,《朴通事諺解》注文所引八條《西遊記》資料,既屬原封不動地採自《老朴集覽》,其作為探考《西遊記》早期文本生成史的學術文獻,自然是毫無問題,也是彌足珍貴的。

二、《朴通事諺解》正文、注文所引 《西遊記》非為一書

如前所證,《朴通事諺解》正文保留著成書於高麗晚期(即元末)的《朴通事》原貌,故其卷下兩則會話(為方便論述,本文將“長老的佛像鑄了麼”標為“第一則”,“我兩個部前買文書去來”標為“第二則”)所涉《西遊記》文

① 參閱〔韓〕金裕範:《〈老樸集覽〉中〈朴通事集覽〉和〈朴通事諺解〉夾注比較研究》,載《語文論集》第六十二卷,韓國民族語文學會,2010年版。此處轉引自〔韓〕李順美《〈老乞大〉〈朴通事〉詞彙研究——以〈老朴集覽〉為中心》第二章第二節《〈老朴集覽〉的體例》,復旦大學2011年博士學位論文,第15頁注釋6。

② 迄今為止中國學者討論《老朴集覽》的專文,僅有何茂活《〈朴通事集覽〉詞語釋源方法類解》一文,載《寶雞文理學院學報》2013年第4期。

字，當源自元代文本，而且此文本既已遠傳高麗，其為刊本的可能性較大。

那麼，《朴通事諺解》注文所引《西遊記》，是否也是這部元代文本呢？答案是否定的，理由如下：《朴通事諺解》卷下第二則會話轉述“車遲國鬪聖”故事時，其對取經隊伍的描述為：“一日，先生們做羅天大醮，唐僧師徒二人正到城裏智海禪寺投宿，聽的道人們祭星，孫行者師傅上說知，到羅天大醮壇場上藏身……”在之後整個鬪聖過程中，亦僅有唐僧與孫行者兩人出場。這一情況表明：《朴通事諺解》正文所引元代《西遊記》文本，取經隊伍只有唐僧、孫行者兩位，尚未出現豬八戒、沙僧、白龍馬，乃處在取經故事的早期形態。

但《朴通事諺解》卷下“孫行者”條注文所引《西遊記》則云：“其後唐太宗勅玄奘法師往西天取經，路經此山，見此猴精壓在石縫，去其佛押出之，以為徒弟，賜法名吾空，改號為孫行者，與沙和尚及黑豬精朱八戒偕往。在路降妖去怪，救師脫難，皆是孫行者神通之力也。”取經隊伍人數已達四位，即唐僧、孫行者、沙和尚及黑豬精朱八戒，僅白龍馬未見提及。

兩相比較，很顯然《朴通事諺解》正文與注文所引《西遊記》，分處於取經故事發展的不同形態，繁簡有別，絕非一書。

此處，筆者根據《朴通事諺解》正文兩則會話提供的有限信息，歸納出這部元代《西遊記》文本的若干文貌，並略作說明：

1. 書名為《唐三藏西遊記》（或“唐三藏《西遊記》”）。

書名中並無“平話”兩字，第一則會話中“要怎麼那一等平話”中的“平話”，既指《唐三藏西遊記》，也包括《趙太祖飛龍記》，乃時人對中國小說的泛稱。

2. 取經隊伍僅有唐僧、孫行者兩位。

《西遊記》研究史表明：取經隊伍的由少趨多，是西游故事累積發展的文本標誌之一。在現存最早的西游故事文本宋代《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中，取經人為“僧行七人”，但真正發揮作用的只有三藏法師、猴行者兩位，其餘五名隨行弟子僅湊數而已。甘肅安西榆林窟西夏（1038—1229）壁畫第二、三窟所繪“唐僧取經圖”，也只有唐僧、猴行者、白馬^①三位。日本所藏元人繪（傳為元代畫家王振鵬）《唐僧取經圖冊》三十二開，取經者多繪為唐僧、侍者、火龍馬三位，僅上册第十五開《玉肌夫人》繪為唐僧、猴行者、侍者、火

① 參閱王靜如：《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中的西夏壁畫》，載《文物》1980年第9期。

龍馬四位,尚未見豬八戒、沙和尚身影^①。元吳昌齡所撰雜劇《唐三藏西天取經》原本已佚,研究者曾從晚明戲曲選本《萬壑清音》、清初《昇平寶筏》等書中輯出兩折,其中取經人皆為唐僧與二侍者,按照元雜劇一本四折的體制,在剩下兩折中,既要交代孫行者的出現,又要演繹若干磨難以及西天結局,恐怕也沒有豬八戒、沙和尚的立足之地。總之,《朴通事諺解》正文所引元代文本《唐僧西遊記》中的取經隊伍情況,與宋、遼、夏、金、元時期西遊故事的發展形態是基本相符的。

元代史料中取經隊伍出現唐僧、孫行者、龍馬之外人物的,今知唯有廣州博物館藏所謂元代瓷枕^②,該瓷枕從左至右繪有執棒的猴行者、扛釘耙的豬八戒、騎馬的唐僧,最後是一名手撐羅傘的僧人,通常被認作沙僧,不過這名僧人極為俊俏,頸上也没有戴骷髏項鍊,與明初楊景賢《西遊記雜劇》及百回本中沙僧的形象迥然不同,是否為沙僧尚有商榷的餘地,但瓷枕中出現了豬八戒的形象則是可以確認的。如果瓷枕的年代鑒定確切無誤的話,它就與上述文獻存在一定的出入,這種出入也不是不可理解的,因為西遊故事的發展流播有可能存在空間上的不平衡和不同步。

3. 所歷諸難中有“車遲國鬪聖”且已較為成熟。

《朴通事諺解》卷下第一則會話在講述唐僧西天取經過程時,使用了較為虛泛和文學化的語言:“經多少風寒暑濕,受多少日炙風吹,過多少惡山險水難路,見多少怪物妖精侵他,撞多少猛虎毒蟲定害,逢多少惡物刁蹶,正是好人魔障多。”並未點出具體的災難名目,令人無從知曉這部元代文本《唐僧西遊記》的歷難情形。但第二則會話卻又繪聲繪色地講述了“車遲國鬪聖”一難。關於車遲國鬪聖的故事,除百回本《西遊記》之外,未見其它元明文獻載及,而《朴通事諺解》所述情節已頗為接近百回本,不免招致小說研究者的懷疑:“是讀過百回本《西遊記》的人修改過的。”^③但這一懷疑是不能成立的。

首先,如前所述,《朴通事諺解》正文與詞彙語法變化無關的文字,實際並未遭到修改,保留著元末《朴通事》的初貌。其次,《朴通事諺解》引述的“車遲國鬪聖”與百回本《西遊記》第四十四至四十六回,存在諸多細節差

① 參見〔日〕磯部彰編:《東北亞善本叢刊》第一冊《唐僧取經圖冊》,日本二玄社,2001年彩色影印本。

② 參見《廣東省博物館展覽系列·藝術篇》第63號圖錄,廣東省博物館2010年。

③ 參見石昌渝:《〈朴通事諺解〉與〈西遊記〉形成史問題》,文載《山西大學學報》2007年第3期。

異，依次爲：1)《朴通事諺解》叙“唐僧師徒二人”投訴於“智海禪寺”，百回本叙師徒四衆投宿於“智淵寺”；2)比鬪之前，《朴通事諺解》有孫行者潛入羅天大醮壇場，奪吃祭品，還用鐵棒打了伯眼大仙兩棒；《西遊記》則爲孫悟空、豬八戒、沙僧三人潛入三清殿偷吃祭品、戲弄道士的情節，但無棒打之事。3)比鬪雙方：《朴通事諺解》爲“唐僧師徒二人”與國師“伯眼大仙”（原型是虎精）及其徒弟“鹿皮”；《西遊記》爲師徒四人與國師虎力、羊力、鹿力三仙。4)比鬪項目順序：《朴通事諺解》爲坐禪、隔櫃猜物、滾油洗澡、割頭再接；《西遊記》前面增加一項喚雨，然後依次是坐禪、隔櫃猜物、割頭再接、滾油洗澡。5)比鬪隔櫃猜物時，《朴通事諺解》只有猜桃子桃核一項，《西遊記》則新增猜宮衣僧袍、道士和尚兩項；比鬪“割頭再接”項目時，百回本也新增了“剖腹”細節。

很顯然，《朴通事諺解》所述相對簡單樸拙，而百回本則繁複細緻；假如真有一位讀過百回本的朝鮮文人，去修訂《朴通事諺解》中的“車遲國鬪聖”文字，他不是按照百回本撮述情節，而是費盡心思地去改得簡陋、改出種種細節差異，這是不合情理的。因此，這兩者之間的學術關係只能是：百回本“車遲國”故事乃據《朴通事諺解》所引述的元代文本（也可能中間還有過渡性文本，詳見下文）擴增改編而成。

至於“車遲國鬪聖”故事既然在元代《唐僧西遊記》文本中已較爲成熟了，爲何不見於其它任何元明文獻載及？這個問題，筆者目前還無法作出很好的解答。也許，元明時期曾經產生過“車遲國鬪聖”的戲曲或說唱文本，只不過已經亡佚或者目前尚未發現罷了。且闕疑待考。

4. 費時六年，取將經來。

歷史上玄奘赴印度取經，出發於唐太宗貞觀三年（629，一說是貞觀元年，627），貞觀十九年（645）携經卷回到長安，凡歷時十七年（一說十九年）。明初楊景賢《西遊記雜劇》第二十三出《送歸東土》有云：“三藏國師，去西天十七年也。”“今日鬆枝已向東也，國師必定歸也。”百回本《西遊記》第一百回則稱唐僧於貞觀十三年離開長安，貞觀二十四年回到長安，前後共十二年，但文中又有多次提及歷時十四年。各說雖略有出入，但差距不大。唯此《朴通事諺解》所引元本《唐僧西遊記》作“行六年，受多少千辛萬苦，到西天取將經來”，往返僅得六年，實與情理難符，未知何據。頗可留意的是，《朴通事諺解》注文所引《西遊記》亦稱“法師奉勅行，六年東還”。

三、《朴通事諺解》注文所引舊本《西遊記》探考

前文已證,《朴通事諺解》注文與正文所引《西遊記》非爲一書,正文所引爲元代文本《唐僧西遊記》;而注文乃採自崔世珍編刊於1517年(明正德十二年)左右的《老朴集覽》,其時世德堂刊百回本《西遊記》尚未印行,因此,注文所引《西遊記》文本的年代,可以限定在正德十二年之前的明代早期,爲便於論述,姑且命名爲“舊本《西遊記》”。

那麼,這部舊本《西遊記》究竟是一部什麼樣的小說呢?筆者根據《朴通事諺解》卷下八條注文(爲方便論述,本文將八條注釋,依詞條“唐三藏法師”、“西天取經去”、“刁蹶”、“燒金子道人”、“西遊記”、“孫行者”、“金頭揭地銀頭揭地波羅僧揭地”、“二郎爺爺”順序,標爲“注一”至“注八”),鉤稽其它相關史料,對其文貌略作探考如下:

1. 書名作《西遊記》。

八條注文中除注一外,餘皆標爲《西遊記》,其中注五所載最爲明白:“三藏法師往西域取經六百卷而來,記其往來始末爲書,名曰《西遊記》。”

2. 已有觀音化老僧入長安尋找取經人情節。

注二載:

《西遊記》云:昔釋迦牟尼佛在西天靈山雷音寺,撰成經律論三藏金經,須送東土解度群迷,問諸菩薩往東土尋取經人來,乃以西天去東土十萬八千里之程,妖怪又多,諸衆不敢輕諾。唯南海落伽山觀世音菩薩騰雲駕霧,往東土去,遙見長安京兆府一道瑞氣衝天,觀音化作老僧入城。此時,唐太宗聚天下僧尼,設無遮大會,因衆僧舉一高僧爲壇主說法,即玄奘法師也。老僧見法師曰:“西天釋迦造經三藏,以待取經之人。”法師曰:“既有程途,須有到時。西天雖遠,我發大願,當往取來。”老僧言訖,騰空而去。帝知觀音化身,即勅法師往西天取經。法師奉勅行,六年東還。

此情節與百回本第八回《我佛造經傳極樂,觀音奉旨上長安》及第十二回《玄奘秉誠建大會,觀音顯象化金蟬》所述近似,但也有差異:注二所引

爲觀音(化作老僧)直接與玄奘對話溝通,確立取經人;而百回本則在觀音和玄奘之間,插入一個中介人物“唐太宗”,先由觀音入殿與太宗對話,願將袈裟錫杖轉贈玄奘,再由太宗敕命玄奘西行取經。這一變動雖然細微,但取經動機則從原來純粹的宗教使命,摻入了若干“忠君報國”的世俗色彩。而宗教色彩的減弱、世俗氣息的增加,正是西遊故事發展演變的軌迹之一。

3. 已有孫行者出身故事。

注六載:

《西遊記》云:西域有花果山,山下有水簾洞,洞前有鐵板橋,橋下有萬丈澗,澗邊有萬個小洞,洞裏多猴。有老猴精號齊天大聖,神通廣大,入天宮仙桃園偷蟠桃,又偷老君靈丹藥,又去王母宮偷王母綉仙衣一套,來設慶仙衣會。老君王母俱(具)奏於玉帝,傳宣李天王引領天兵十萬及諸神將,至花果山與大聖相戰,失利,巡山大力鬼上告天王,舉灌州灌江口神曰小聖二郎,可使拿獲。天王遣太子木叉與大力鬼往請二郎神,領神兵圍花果山,衆猴出戰皆敗,大聖被執當死。觀音上請於玉帝,免死,令巨靈神押大聖前往下方去,乃於花果山石縫內納身,下截畫如來押字封着,使山神土地鎮守,飢食鐵丸,渴飲銅汁,待我往東土尋取經之人,經過此山,觀大聖肯隨往西天,則此時可放。其後唐太宗勅玄奘法師往西天取經,路經此山,見此猴精壓在石縫,去其佛押出之,以爲徒弟,賜法名悟空,改號爲孫行者,與沙和尚及黑猪精朱八戒偕往。在路降妖去怪,救師脫難,皆是孫行者神通之力也。法師到西天,受經三藏東還,法師證果旃檀佛如來,孫行者證果大力王菩薩,朱八戒證果香華會上淨壇使者。

此條注文撮述了孫行者的出身故事,約略對應百回本的第一至七回,但在細節上明顯要比百回本來得古老簡陋。值得關注的是,注六所引舊本《西遊記》中的某些細節與百回本不同,卻與明初《西遊記雜劇》相似:譬如齊天大聖上天偷蟠桃,偷老君靈丹藥,又偷“王母綉仙衣”,歸設“慶仙衣會”,此細節不見於百回本,但《西遊記雜劇》第九出《神佛降孫》中孫行者賓白云:“我偷得王母仙桃百顆,仙衣一套,與夫人穿着,今日作慶仙衣會也。”與舊本《西遊記》如出一轍。此處,孫行者交代自己盜仙衣的目的是

“與夫人穿着”，因為在《西遊記雜劇》中他攝取了金鼎國公主為妻，這一細節啓示我們：百回本之所以刪去盜仙衣，蓋因百回本中孫悟空並無妻子，盜仙衣便也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再如注六載齊天大聖鬪敗之後，被押於“花果山石縫內”，《西遊記雜劇》第九出也說“將這孽畜壓在花果山下，待唐僧來，着他隨去取經便了。”而在百回本中，齊天大聖則被押於如來佛五指所化之“五行山”下。與此相反，也有若干細節，舊本《西遊記》與《西遊記雜劇》不同，卻與百回本相同。譬如舊本《西遊記》中孫行者的住處為花果山水簾洞，百回本相同，而《西遊記雜劇》則作“花果山紫雲羅洞”，乃與《大唐三藏取經詩話》遙相呼應，顯示出更為古老的氣息。再如舊本《西遊記》中孫行者的名號為“齊天大聖”，百回本相同，而《西遊記雜劇》則作“通天大聖”。舊本《西遊記》這種出入《西遊記雜劇》及百回本之間的情況，表明它應是一個處於兩書之間的過渡性文本，舊本《西遊記》可能曾對《西遊記雜劇》有所吸納增刪，而百回本則又對舊本《西遊記》有所吸納增刪。

4. 取經隊伍已有唐僧、孫悟空、沙和尚及黑豬精朱八戒。

見上文注六。舊本《西遊記》取經隊伍的成員構成，甚至排列順序皆與《西遊記雜劇》相似，特別是關於“沙和尚”的師門排行，《西遊記雜劇》中唐僧先收沙僧再收八戒，沙僧為二師兄，而百回本是先收八戒再收沙僧，八戒為二師兄，舊本《西遊記》將沙和尚排在八戒之前，顯示出其與《西遊記雜劇》的密切關係。此外，舊本《西遊記》稱八戒是“黑豬精”，《西遊記雜劇》第十三出描寫八戒“潛藏在黑風洞”，“自號黑風大王”，穿戴著“光紗帽，黑布衫”，“嘴臉似黑炭團”，顯然也是一只黑豬精。百回本雖然淡化了八戒的黑豬精特徵，但第十八回寫他初到高老莊時，是“一條黑胖漢”，“頭臉就像個豬的模樣”，仍依稀殘留著黑豬精的痕迹。八條注文皆未提及龍馬，舊本《西遊記》中龍馬是否加入了取經隊伍？此事雖不能確證，不過，鑒於取經隊伍的完整性以及其與《西遊記雜劇》的相似性，舊本《西遊記》應該已有龍馬加盟。

5. 歷經之難至少應有十數個，已具相當規模。

注三載：

今按：法師往西天時，初到師陀國界，遇毒蛇猛虎之害。次遇黑熊精、黃風怪、地湧夫人、蜘蛛精、獅子怪、多目怪、紅孩兒怪，幾死僅免。

又遇棘針洞、火炎山、薄屎洞、女人國及諸惡山險水，怪害患苦，不知其幾，此所謂刁蹶也。詳見《西遊記》。

注文羅列諸難時，使用了“初到”、“次遇”、“又遇”等帶有時間序列的詞語，表明這就是它們在舊本《西遊記》中的實際發生次序。有意思的是，這一次序及其名目，與山西發現的萬曆二年鈔本《迎神賽社禮節傳簿》（以下簡稱《禮節傳簿》）著錄“隊戲”《唐僧西天取經》所列內容相近。上述災難故事，是否包含了古本《西遊記》的全部災難，尚難確認，但它們基本上都可以在百回本中找到相應文字，關於這些，前賢已多有論述，茲不贅。

筆者在此欲予特別關注的是“師陀國”一難。前人多將其對應於百回本第七十五至七十七回之“獅陀嶺”一難，這是十分牽強的：舊本《西遊記》明確說“法師往西天時，初到師陀國界”，表明這是西行第一難，而百回本中的“獅陀嶺”一難已至七十餘回，前後距離實在太大。舊本《西遊記》明說在師陀國“遇毒蛇猛虎之害”，可知危險程度不高；而在百回本“獅陀嶺”一難中，三個魔頭等級極高，其真身分別是文殊菩薩的青獅、普賢菩薩的白象以及如來佛的母舅大鵬金翅鳥，此乃全書篇幅最大、危險等級最高的一難。因此，無論如何“師陀國”與“獅陀嶺”都不太可能指向同一難。那麼，這個神秘的“師陀國”究竟在哪裏？它又講述了什麼樣的情節呢？

實際上，“師陀”蓋為蒙古語 *Saltul* 的連讀音譯，文獻中又多譯作“撒爾塔兀勒”，意為“回回”^①。所謂“師陀國”，實即回回之國。明鈔本《錄鬼簿》卷上著錄元吳昌齡《唐三藏西天取經》雜劇，下有題目正名“老回回東樓叫佛，唐三藏西天取經”，清初《昇平寶筏》錄存該劇兩折，其第二折題為《獅蠻國直指前程》，叙唐僧出了長安，來到“獅蠻國”，受到老回回、小回回的熱情接待，並為其指明取經前程。老回回所唱《沽美酒》曲中有云：“卻離了中華得這佛國，您便來到他這裏闢獅蠻的田地。”“師傅，您是必休笑俺是一個闢獅蠻的回回。”據研究^②，此處“闢獅蠻”乃蒙古語 *dasman* 的音譯，又譯作

① 參閱鍾煥：《民族史研究中的“他者”視角——跨語際交流、歷史記憶及華夷秩序語境下的回回形象》，載《歷史研究》2008年第1期。

② 參閱方齡貴：《古典戲曲外來語考釋詞典》之《獅蠻、闢獅蠻》，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昆明：雲南大學出版，2001年版，第327—333頁。馬建春：《元代答失蠻與回回哈的司的設置》，載《宗教學研究》2005年第1期。

“答失蠻”，專指回回中有知識、有學問的教士；“獅蠻”^①即“闐獅蠻”省稱，“獅蠻國”也是一個回回之國。該折中還有一個頗為重要的細節，小回回去“叫佛樓”^②請老回回下樓與唐僧見面，老回回說：“路上狼蟲虎豹甚多，你們須要伴着俺行哩。”可見“獅蠻國”多有“狼蟲虎豹”，凡此云云，均與舊本《西遊記》列舉的“師陀國”情況甚為相符，據此推想：“師陀國”一難的大概情節，當與吳昌齡《唐三藏西天取經》第二折“獅蠻國”相似。或許，舊本《西遊記》的西行第一難，即據《唐三藏西天取經》雜劇改編而成，“師陀國”庶可成為古本《西遊記》的一個版本標記。無獨有偶，《禮節傳簿》所錄隊戲《唐僧西天取經》云：“唐太宗駕，唐十宰相，唐僧領孫悟空（空）、朱悟能、沙悟淨、白馬，行至師陀國，黑熊精盜錦蘭（欄）袈沙（袈），八百里黃風大王……”^③亦將“師陀國”列為唐僧師徒西行首難，洵非偶然，這部萬曆二年（1574）之前便已流行於山西民間的大型隊戲，其故事藍本或即舊本《西遊記》亦未可知。

6. 六年東還，取經六百卷。

見注一^④、注二、注五。

舊本《西遊記》中西行歷經時間為六年，與元本《唐三藏西遊記》保持一致，由於東行“六年”是一個非常特別的數字，顯示出兩者之間可能存在某

① 古代小說戲曲中描述武官服飾時，常有所謂“獅蠻帶”之稱。方齡貴認為可能與“闐獅蠻”有關，但具體形制未詳。實際上“獅蠻帶”，乃指繪刻有胡人戲獅圖案的腰帶，20世紀70年代，南京玄武湖唐家山明墓出土過一條明代玉質獅蠻帶，由二十塊玉板組成，每塊之上均刻有胡人戲獅圖案。此胡人是否為回回人，尚難確認，但研究者認為這一圖案有可能受到“回回識寶”傳聞的影響。參閱張瑤、王泉：《南京出土獅蠻紋玉帶板》，載《中國歷史文物》2002年第5期；關於“回回識寶”故事，參閱鍾煥：《“回回識寶”型故事試析》，載《西域研究》2009年第2期。

② 關於“叫佛樓”，黃永年曾引用宋末元初鄭思肖《心史·大義略叙》云：“回回事佛，創叫佛樓甚高峻，時有一人發重誓，登樓上大聲叫佛不絕。”並指出所叫之佛實為伊斯蘭教教始人穆罕默德。見其《黃周星定本西遊證道書》點校“前言”，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4頁。筆者另外補充幾條資料：南宋文天祥《文山集》卷一四《偶成二首》之一云：“燈影沉沉夜氣清，朔風吹夢度江城。覺來知打明鍾未，忽聽鄰家叫佛聲。”元胡助《純白齋類稿》卷一四《戲作東門竹枝詞五首》之二：“病卒携筐拾墮薪，東門稍僻少車塵。久從叫佛樓邊住，慣見深降高鼻人。”清劉智《天方至聖實錄》卷一九載：“劉氏鴻書曰：回鶻國人所奉者，止知有一天，其它神佛皆不奉。雖曰神曰佛，謂皆是天生也，須拜天求天求道，方得為神為佛，天不教做，如何得做，是知生我養我皆是天，萬物皆是天生，故所奉者天也。若別再奉神佛，是有二心，如人不忠不孝一般。其教門只知奉天，故每歲自正旦日起，晨昏叫福，以面向其壁，曰目不視邪色；以指掩其耳，曰耳不聽淫聲。方舉首叫天，謂之求福，兩手捧之，曰接福，然後拜謝，是為叫福，有叫佛樓，世俗以叫佛傳之，謬矣。”

③ 見《迎神賽社禮節傳簿四十曲宮調》影印本，載《中華戲曲》1987年第3期。

④ 《朴通事諺解》卷下注一“唐三藏法師”條載：“俗姓陳，名偉，洛州緱氏縣人也，號玄奘法師。貞觀三年，奉勅往西域取經六百卷而來，仍呼為‘三藏法師’。”

種聯繫。至於取經數量為六百，大概源自歷史上玄奘求得梵經之數，唐人敬播、于志寧所撰《大唐西域記序》以及玄奘弟子辯機所作《大唐西域記贊》，皆云玄奘所獲經論六百五十七部，並奉詔漢譯。而《大唐三藏取經詩話》、《西遊記雜劇》、百回本《西遊記》，則均誇飾為“一藏之數”五千零四十八卷。

7. 取經成功之後，唐僧證果旃檀佛如來，孫行者證果大力王菩薩，八戒證果香華會上淨壇使者。

見注六。

將舊本《西遊記》中的證果名號，與百回本相比對：唐僧在百回本中被封為“旃檀功德佛”、豬八戒被封為“淨壇使者”，與此大致相同；孫悟空被封為“鬪戰聖佛”，則其宗教品階由“菩薩”提昇為“佛”，且特別強調“鬪戰”兩字，誠如研究者所已指出的，這一變化反映了百回本《西遊記》對孫悟空降妖能力和戰鬪精神的有意彰顯。另外兩位取經團隊成員在百回本中也有證果，沙和尚封為“金身羅漢”，白龍馬封為“八部天龍馬”，但《朴通事諺解》注文卻均未提及，尤其是沙和尚，同條注六既已明確將他列入取經隊伍，似不應沒有證果，不知是注釋者崔世珍偶然疏漏了，還是在流播過程中被刊落了。

綜合上述八條注文，可知舊本《西遊記》的情節內容已頗具規模，包含有孫行者出身故事、觀音尋找取經人、唐僧收徒、歷經種種磨難、取得真經等板塊，雖然《朴通事諺解》注文沒有明確交代這些情節的發生次序，但就其內在邏輯以及豐富程度而言，舊本《西遊記》似已頗為接近百回本的概貌。此外，舊本《西遊記》既然在1517年（即崔世珍編撰《老朴集覽》的朝鮮李朝中宗十二年，明正德十二年）之前已經傳入朝鮮半島，它在中國的刊行時間自應更早，且宜有一定的流播。檢閱現存明代文獻，唯明嘉靖間周弘祖《古今書刻》卷上，著錄有山東魯府刊刻以及登州府刊刻的《西遊記》，盡管這兩部《西遊記》是否為小說尚待考定，但從時間上來觀察，它們有可能就是舊本《西遊記》（或其翻刻本）。

四、舊本《西遊記》與百回本的學術關係

目前存世的百回本《西遊記》為明萬曆金陵世德堂刊本的修版後印本^①，

① 參閱〔日〕上原究一：《世德堂刊本〈西遊記〉傳本考述》，載《文學遺產》2010年第4期。

據卷首所存陳元之《刊西遊記序》，世德堂本出版者曾購得一個舊本，“奇之，益俾好事者爲之訂校，秩其卷目梓之”，研究者稱爲“前世本”^①。雖然還無法推斷這個所謂的“前世本”，就是《朴通事諺解》注文所引舊本《西遊記》，然而，比較舊本《西遊記》與百回本的相應情節，可以確認：百回本（或其底本）肯定吸納了舊本《西遊記》的內容，這不僅體現在百回本與舊本《西遊記》存在諸多相似的情節人物設置（前文已有論證，茲不贅），更爲重要的是，若干舊本《西遊記》特有的細節，百回本雖已加以刪略，但仍留下了若隱若現的痕迹。

譬如，舊本《西遊記》西行首難爲“師陀國”，敘述唐僧師徒在回回之國的遭遇。百回本無“師陀國”一難，然其第十五回叙唐僧與孫悟空，收服白龍馬，踏上西行征程，“此去行有兩個月太平之路，相遇的都是些虜虜回回，狼蟲虎豹”，此“虜虜回回，狼蟲虎豹”八字，乃隱含著那個已被刪略的“師陀國”故事。

再如，舊本《西遊記》中孫悟空在取經成功後被封爲“大力王菩薩”，這一封號目前僅見於此本，百回本已改爲“鬪戰勝佛”。不過，百回本還是在字裏行間，留下了孫悟空與“大力王菩薩”之間的對應痕迹。第四十四回叙車遲國國王受虎力、羊力、鹿力三仙蠱惑，毀佛滅僧，令衆僧作苦力修建道觀，僧人們夢見神人“在夢寐中勸解我們，教不要尋死，且苦挨着，等那東土大唐聖僧往西天取經的羅漢。他手下有個徒弟，乃齊天大聖，神通廣大，專秉忠良之心，與人間報不平之事，濟困扶危，恤孤念寡。只等他來顯神通，滅了道士，還敬你們沙門禪教哩”。因此，當唐僧師徒來到車遲國城外，忽然聽到一片吶喊之聲，悟空縱身空中：“只見那城門外，有一塊沙灘空地，攢簇了許多和尚，在那裏扯車兒哩。原來是一齊着力打號，齊喊‘大力王菩薩’，所以驚動唐僧。”此處，僧人們熱切期盼着救星齊天大聖的出現，高呼的名號卻是“大力王菩薩”，表明這兩者之間存在對應關係。如前所述，《朴通事諺解》正文所引元代文本《西遊記》，已有較爲成熟的车遲國故事，注文所引舊本《西遊記》也提及車遲國一難，雖然未及細貌，但從百回本“大力王菩薩”出現在車遲國一難來看，舊本《西遊記》應該繼承了元代文本中的車遲國故事，并且有所增改，而百回本則又對舊本《西遊記》的文字進行了新的擴編。

^① 參閱吳聖哲：《論〈西遊記〉的“前世本”》，文載《臨沂師專學報》1997年第5期。

事實上，作為西遊故事的晚出文本，百回本編撰之際，無疑會積極吸納並且增改之前相關文本的情節文字，而這種增改，有時也會導致百回本存在某些難以理解的文本裂隙。譬如百回本第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回，敘述火焰山孫悟空三調芭蕉扇的故事，小說描述鐵扇公主的芭蕉扇，“本是崑崙山後，自混沌開闢以來，天地產成的一個靈寶，乃太陰之精葉，故能滅火氣”。問題在於：既然這柄扇子並不是鐵制的，為何羅刹女的外號卻叫作“鐵扇公主”呢？檢閱明初楊景賢《西遊記雜劇》第十八出，介紹鐵扇公主“使一柄鐵扇子，重一千餘斤。上有二十四骨，按一年二十四氣。一扇起風，二扇下雨，三扇火即滅，方可以過”，始知“鐵扇公主”的來歷原來在此。舊本《西遊記》亦有“火炎山”一難，可惜《朴通事諺解》注文並未轉錄其情節，不知道它是否已將笨重的鐵扇改作了更顯神異的“芭蕉扇”。

總之，確認舊本《西遊記》的存在，不僅為西游故事的演進以及《西遊記》小說文本的生成史，補上了十分重要的一環；而且也揭示出一個事實，即百回本《西遊記》雖然建立在一個相當成熟的舊本基礎上，但即便對於相同的故事情節，它也作出了更為豐富細緻和更具文學性的刪改增飾，因此，並不能據此而質疑甚至否定百回本《西遊記》編訂者的藝術貢獻。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中文系）